

自驾游美洲

口金锦滔

又见大西洋

从亚特兰大到杰克逊维尔,经过一条长桥卧波,一直向东,在地图上看到一个大西洋海滩,“浙江1号”穿过一片棕榈树直接开到一片白色沙滩,前面海天一色,啊,大西洋! 再见一面已过了7年。

7年前,《独行欧洲》的“波音号”止步于葡萄牙的罗卡角,望大西洋而兴叹,前面无路可走。现如今,我绕了一个圈,来到她的另一岸。

半个月前在芝加哥还雪花飘飞,这里已是热浪滚滚,好像夏天已来临。沙滩上稀稀落落的人在晒太阳,几个孩子追着海浪奔跑,惊起悠闲漫步的海鸟。稍远处,一条长廊伸入海洋,上面聚集着钓客。长廊周围,有一些少男少女拿着滑板冲浪,忽而跃入浪尖,忽而跌入波谷。

做了一会大西洋海滩上匆匆的看客,忽而发现一条比95号更东边的公路,叫做A1A,从大西洋海滩开始,紧贴着大西洋沿岸直至迈阿密。一路都是漂亮的别墅,背靠棕榈树面向大西洋,无数幸福的人拥有这些面向大海的房子。

沿途经过一个古战场,城堡上还安放众多大炮,许多游客及附近邻居在城堡下悠闲地晒着太阳。在天寒地冻的北方,路上几乎没有人,大都待在有暖气的房里。在此已游人如织,尽享大自然的暖气。“浙江1号”停在一角,游人经过,无不侧目。

沿A1A直走,一路美不胜收,大西洋时常在别墅与棕榈树缝隙里露出她的碧波荡漾。忽然,又看到一条长廊紧贴着大西洋,边上停了许多车辆。好奇地走进一看,原来是一对新人在此举行婚礼。新郎新娘看起来都年过不惑,众多亲朋手捧一杯香槟酒,祝他们天长地久枯石烂,倒是别有浪漫。

黄昏时拐进一个海滩,原来是一个专供房车停靠点,每一个停车位都有水电接口同时编着号,我不客气地占了一个位置。

面前就是浩瀚的大西洋了。一个老人拿着望远镜,在专心地观望海洋中大约抛锚的船只,一位女子赤脚在沙滩上漫步,偶尔弯腰捡一个贝壳。数百只海鸥密密



麻麻排在海边,当黑暗完全来临时,一律腾空而起向大西洋飞去。我忽然有些担心,大西洋对岸是欧洲,它们能飞过海洋吗?

夜色中的大西洋浪花喧哗地拍打着沙滩,波浪相遇轰然声响,如一道白色闪电,划过海面,终化为无而又反复无穷。我一个人漫步过海滩时,看到一个老人在沙滩上点起一堆篝火,还拿着一杯酒,在静静地喝。他说自己退休了,从加拿大开车来此旅行,并指给我看搭了一顶帐篷过夜。哎呀,我一路都带着帐篷,却还一次也没有用过! 要么是北方的寒冷,要么是怕有人打劫。看来此地绝对安全,我便学样,在一片茵茵草地上第一次在美洲搭起帐篷。头枕大地,才忽然感受到大西洋的波浪如万马奔腾。“轰轰轰轰,隆”犹如雷鸣点击着耳际,一会儿又如狂风掠地,“呼呼”声如裂帛。难怪人们用“咆哮”来形容海洋的呼唤。而掀起帐篷门帘,即望满天繁星。如此天地独有之诗情画意,难得一并享用了。

睡至半夜,忽然听到暴雨如注,“噼里啪啦”敲打着帐篷,同时夹杂着大西洋惊涛骇浪的咆哮,犹如遭遇台风之夜,最糟糕的是帐篷很快进水了。明明是满天繁星,怎么会忽来暴雨,心中早懊悔不该学样。要紧的是马上转移,慌乱中逃出帐篷,却见一轮明月在天! 天啊,原来只有

我的帐篷搭建之地在“下雨”,不知是这个停车场的管理者故意捉弄,还是这片草地定时喷水,如注的暴雨原来是水管里出来的,而旁边加拿大老人的帐篷竟安然无恙。

湿淋淋的还是回到车上睡,但即便打开车窗,再也感受不到海洋如万马奔腾电闪雷鸣般的咆哮了。

第二天早晨,初升的太阳跃出海洋,如刚出炉的比萨饼涂满番茄酱,鲜嫩无比。如此美景已无人欣赏,或者已经熟视无睹了,大家都在房车里安然就睡。我在车里引颈张望了几许,跳下车门抓拍了几张照,又回到车里沉沉睡去,直到日上三竿,才去收拾被淋湿的帐篷,隔壁房车里的邻居给我送来一杯热腾腾的红茶。

因为要等待帐篷晒干,我便又在沙滩上瞎逛,发现昨晚飞向大西洋的海鸥已回来,差不了多少又在沙滩上排队。一个海浪袭来,越过浪尖,一头栽到海里,可能还叼了一条鱼,稳稳地浮在海面。呵呵,看来是我杞人忧天,海鸥自有它的生存之道,海洋就是它的家,岂能担心掉进海洋呢!

在风景如画的海滩溜达了两个小时,收拾起已晒干的帐篷,下一次不知什么时候会用到,重新踏上大西洋岸边的A1A公路,投向迈阿密而去。

美哉 生命的坚强

■李浙平

生平不爱摆弄花草的我,自从多年前看朋友插花,便时不时地在路边折一些花枝,拿回办公室插入随手可得瓶中,以为观赏。

前几天年休,多日未入办公室,今晨一早来到办公室,看到办公桌那插在蔡山老窑瓷瓶的几根枝条中,竟绽开一朵黄色小花,在绿叶丛中,花瓣骄傲地撑开,在白墙衬托下,是如此鲜艳,似乎在对我说:我有多么坚强。

记得还是在半个月前,午间,我到塘河边上的一家快餐店用餐,在回办公室路上,看到许多茂盛枝条穿过围墙的栅栏,悬挂在人行道旁,走过去,常常被这些枝条拂过脸颊。于是,随手折下三四枝。回到办公室,将瓷瓶注满水,将这些枝条插入瓶中,桌上便弥漫出浓浓的绿意,仿佛空气里多了一些清爽。午间小憩,书读得乏了,望望这些绿枝条,听着《寒山僧踪》的箫乐,心中便泛起人生夫复何求的喜悦。

也曾任好养名花的友人家中,听他喋喋不休地介绍花的品种,如何辛勤地养护,如何修剪残枝,如何地施肥,这花现在市面上值多少价,结果来一句:你看,我这花造型好看吧? 我不敢拂了友人兴致,连忙恭维着他开心。

盆景之中的名花,是娇媚的,也是悲苦的,因人的喜好而被扭曲了自由的身。更有被需求利者不断易手,便少了诸多月下闲赏、雨中静观、旭升抚慰的守望,它只成了一件商品,在不断攀升的价位中赢得一些充满铜臭的名气,而违背了万物平等的慈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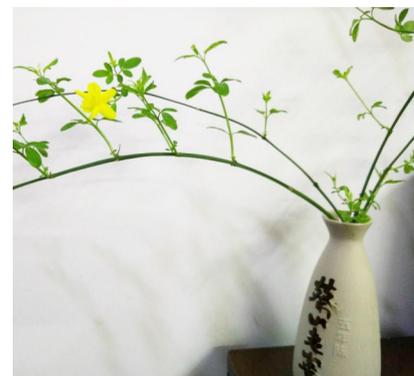
也曾与妻子往花圃赏花,满目各色各样的花,被人为地摆叠得极为规整,花团锦簇。半日游逛下来,人在花中行,花香扑鼻,只是走马观花,凑的是一个热闹,图的是一份闲逛,但在赏心悦目后,能与我的思绪有结缘的,似乎也没有。

花圃中的花,脱不开一种陪衬的命运,令我想起左拉《陪衬人》写杜朗多看到的:“……前面走着一美一丑两个姑娘。一望之下,他领悟到丑陋女子正可作为那漂亮女子的装饰品”。花与花之间本是相安而处的,美丑只是人心的区别,而一旦这种区别加之于花,便使人产生了善待或轻慢的行为。于是,花圃中的花有置于高架,有遍散于地,人以待物之态度而施于人,就如以衣冠取人了。

也曾踏青野外,于崖缝、坡间、径旁,相逢一些不知名的花,它们自由地生长,在风雨中,日月下,应时而生,适境而茁,生灭无束,自在烂漫。于是,看着这些野花,时常会驻足、俯身、手抚,感慨于自然之美赐予我们,而我们往往不予珍惜,轻易地一脚踩过伤害它的生命。只有那野外的花,是幸福的,因为它的绽放,无须人为之力,阳光、水、土,便是生命之源,而风雨雷电俱是生命的磨炼。

郑板桥在题画竹石时有这样一首诗,借用于比喻野花,倒也是适合的:“咬定青山不放松,立根原在破岩中。千磨万击还坚劲,任尔东西南北风。”当我们玩够了名花盆景,看腻了拥挤花圃,略微关注一下无名野花,也许能够体会这首诗的立意用心了。

其实,花处于何处,怎么绽放,都是花的本来事,与我也无甚干系。只是当天看到那公务案头绽放的不知名小花,心里便有这些许联想。而“美哉,生命的坚强”则是那瞬间的真实感慨。



外婆家门前的溪水

■高振干

我的老家在乡村,村中心有座小山,农舍围着小山而建,小河环绕着整个村庄。村里只有小河,打小没见过溪流。外婆家在邻乡丁桥村,于两座大山山谷里,沿着山谷石头路往上走,翻过山岭就是邻县。外婆家在村最上头,那条溪就从外婆家门前流过。

小时候正月头和端午节,最喜欢跟着父亲与二姨爹及表弟去外婆家。虽然步行路途有些遥远,但想到能享受慈祥外婆和舅妈的隆重接待,可以尽情在溪水中玩耍,惧怕行路的辛苦被到达外婆家的欢欣战胜。从村口通往外婆家的那条路,就在溪流左侧高耸的堤坝顶上,蹦蹦跳跳走在鹅卵石铺就的路上,一步一滑特别容易摔倒,下雨天尤其湿滑,一边又是深不可测的溪流。



外婆家门前的溪水,不深也不浅,不宽也不窄,有几个小“陡步”通往对岸,大概是玩水的最好地段。常常是未跨进外婆家门台,先脱离大人跑去小溪玩水,三四个差不多年龄的表兄弟会立刻赶来加入队伍。正月头气候还有点冷,脱下鞋袜哪怕在溪水中双脚冻得通红,也不怎么觉得冷。有一次,不小心一脚在石头踩滑,四脚朝天摔倒在溪水中,呛了好几口水,全身打湿去换上表弟衣裤。

流不尽白花花花的溪水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,天生对小孩子有一种强大的亲和力。赤脚浸在溪水中,脚下是滑溜溜的石头,得小心谨慎地趟着,需要时常去卷不断滑下来的裤腿,才能更好地避免裤子沾水,加上不时地打水仗,难免有被打湿时候,好像从来没有受到大人人们的干扰和责骂。

从不知尽头潺潺而来的溪水,在几个“陡步”的强行阻拦下,顺着空隙汨汨奔流而下,激起晶莹剔透的水花。有一回,跟着几个胆大的表弟溯流而上,转角之处终于发现一个瀑布,轰隆隆涌着,十分壮观。

长大后,去外婆家忽然少了。偶然有事情过去,发现外婆家门前的小溪不知什么时候淤塞了,变浅变窄了,溪水也没以前欢唱了,鹅卵石路面浇灌了水泥。现在,外婆家早已没有了昔日的温馨和热闹,那老房子也空置好久了。

但是,母亲一直惦记和念叨外婆一家人的好。母亲说,当年人民公社“大跃进”时,我父亲去了杭州半山钢铁厂,她要去生产队每月劳动24天,否则饭桶要挂起来不给吃,年幼的几个孩子没人带,常常被送去外婆家寄养。那时“大食堂”缺衣少食,一家人每餐只有一点稀饭,年幼的我和哥哥天天大喊肚子饿,也是送到外婆家靠番薯充饥;这还不算,舅舅还用大米接济母亲,要当做小孩包起来放在包袱里背回家,因为生产队天天放喇叭不允许社员粮食外流……

时光如流,岁月如歌,往事如烟。如今,再也没有外婆家门前那么好的小溪水了,再也没有充满欢乐的童年了,人终究会长大老去,今天也很快地成为过往,好好地珍惜当下一切,谁也赢不过沧海桑田!